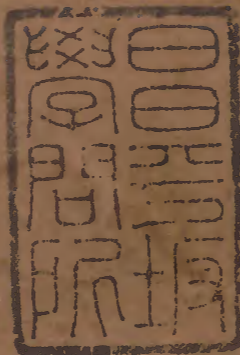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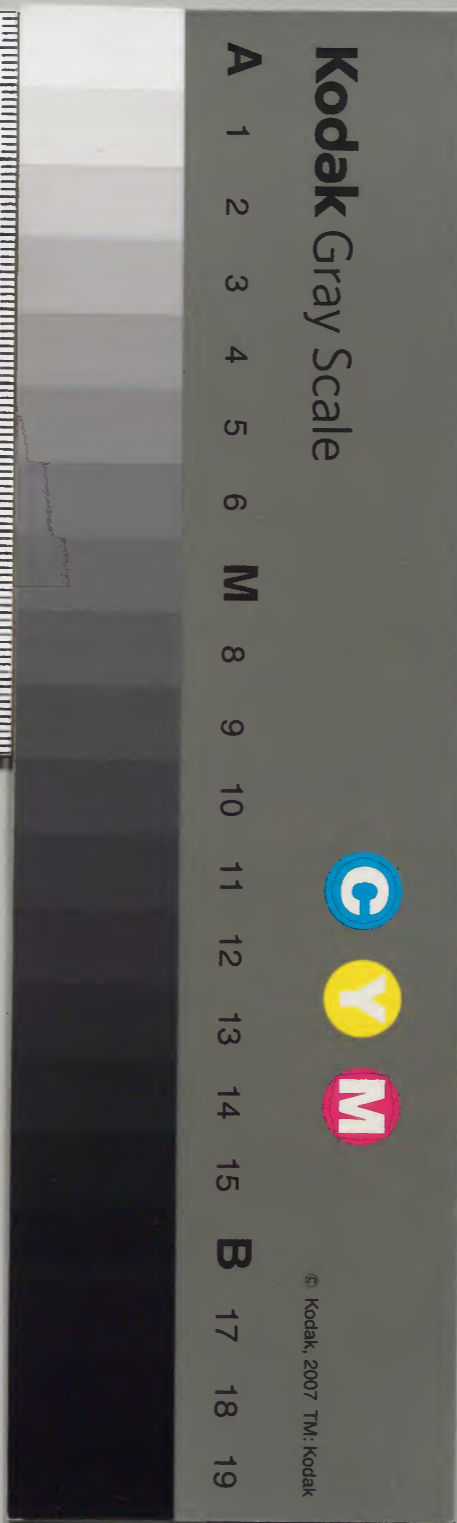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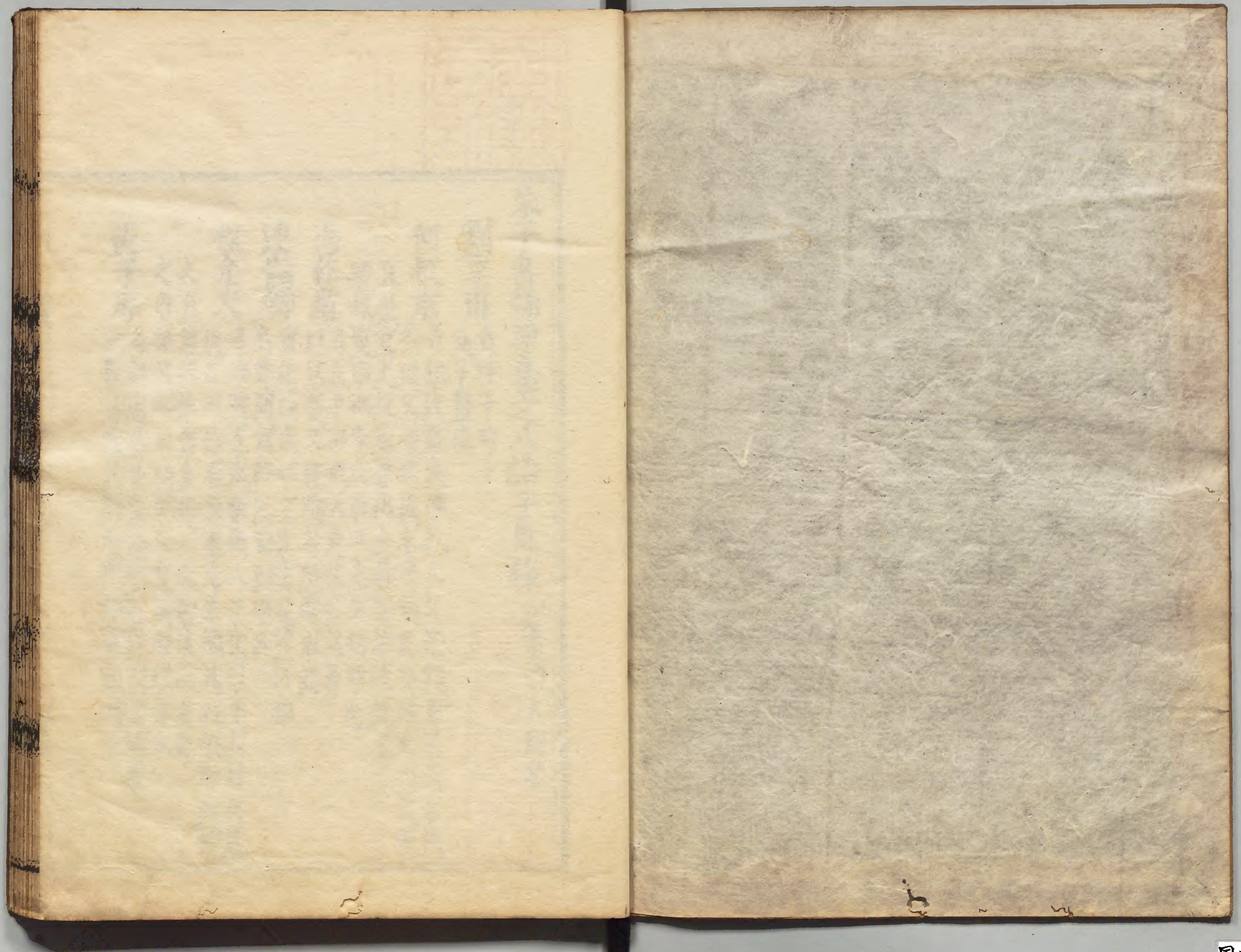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二〇	六九	四	儒
册	號	架	家
		函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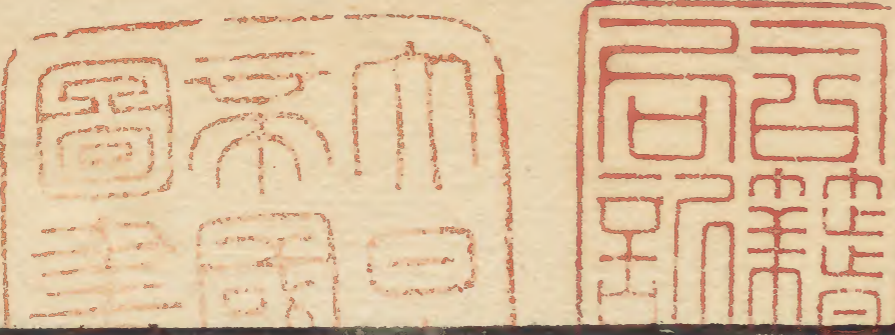
				漢
			六	書
			五	門
			八	
二〇	四			
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五	六		漢
函	二〇		書
一〇	八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 8 )		
函號	298	279	







朱子書節要卷之八諸子目錄

知舊明人問答

淺草文庫

劉平甫

名珙子翬後

何叔京

名鎬號臺溪邵武人父允師東平馬公仲

在歷官上杭丞善化令著易論語說及語錄娶同郡李氏西山先生郁姪女

馮作肅

名允中邵武人先生名其居

連嵩卿

實紀但出姓字先生嘗答何叔京書聞嵩卿之賢好學云云

程允夫

名洵號克庵婺源人先生內弟以持科恩任吉州錄事參軍先生稱其好學而敏於

文有尊德性齋集按公父韓溪翁韋齋之內弟然則公於先生實為再從弟也

黃子厚

名銖少與先生同學終以詩鳴翰墨全書多載其詩即所謂黃穀城也

朱子書節要卷之八目錄

朱子書節要卷之八  
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平甫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太抵家務  
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  
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  
挽弓鳴琴抄書雘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  
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  
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  
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

朱子書節要卷之八

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平甫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太抵家務  
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  
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  
挽弓鳴琴抄書雘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  
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  
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  
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

朱子書節要卷之八

八

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  
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  
彼將自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  
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  
把臂並遊對床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  
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  
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文正歲出山來  
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  
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

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  
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  
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  
無子弟戶門深閑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  
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  
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  
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  
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  
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  
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惟益力進所學力行  
所知元履向至泰寧與兒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  
過情之聞則甚善

熹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  
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  
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  
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  
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  
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

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  
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草尤不  
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  
不相似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  
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  
事爲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則精神不分  
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  
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  
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  
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

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  
嚴太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  
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絕道喪此語世所罕聞聞  
之必以為笑然以吾友下問之勤不敢不以正對待  
次試以稟知更與圭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共  
甫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為恠也更詳思之  
夫子云小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  
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  
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  
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此凡言與人交際之

道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親事長之道也適以此意奉聞大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  
勤加鏘治為妙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  
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  
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  
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内外表裏昭管無  
少空闕始得相應試如此用工夫如何

答何叔京錫邵武人父兌學於東平先生馬公仲受河南中庸之說篤信力行

叔京又得其傳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于知丞學士  
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  
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  
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  
遽有山頽梁壞之歎悵悵然如瞽之無目墮埴索途  
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  
朴窮陋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  
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  
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趑趄於世求輔仁之  
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間者竊聞執事家學淵源

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  
非誦論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  
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  
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遊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  
未始有聞且將引而賓之交游之未使得薰沐道誼  
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  
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  
自惟薄陋聲迹本踈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  
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  
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不謂執事



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賜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未學外驚不可告語於是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媿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

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它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顏盡歡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甚或云相字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

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  
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生教人大  
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  
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誥之習不得盡心  
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  
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  
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  
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  
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

初無所睹此無它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  
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認  
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  
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兀然為庸人矣此亦  
無足恠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  
泊也東平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究觀前賢出處  
之大致先廷問學之淵源與夫高明纂輯成書以傳  
世垂後之意幸甚更容孰復續得具稟也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為幸  
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

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  
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  
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着力  
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未釋否  
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  
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月之間亦  
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為主而諸君  
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  
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無矣蓋記者  
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

已寫本次策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  
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  
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  
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  
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  
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弊廬以  
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袞  
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  
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

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塗  
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  
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即應接之間尤多研  
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  
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  
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即遐  
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  
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諭勤勤若真以其言為不妄者  
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  
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

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  
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  
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  
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  
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  
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  
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為切  
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  
聞不識尊意以為如何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  
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

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  
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却行者必矣自此  
予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為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  
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不無紕繆不疑必  
字紕篇夷切兩絲  
同齒曰紕先賢所擇擇疑  
釋字懶墮韻會情亦墮  
熹奉親屏居諸況仍昔所憂所懼大略不異來教之  
云而又右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顧  
熹則方患於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  
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  
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

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直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  
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  
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  
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  
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  
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  
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  
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  
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眉

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竊自悼敢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下喻行已臨官之道此在高明平日所學舉而措之則夫世俗所謂廉謹公勤有不足言矣區區乃方有媿於此其何以仰助萬分之一乎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為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如此

不審明者謂之何哉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為失但以孟子為為世立言之說則害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為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臾離也臯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八議之說生焉然其

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為空言而唯權之為徇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柴世宗父守禮殺人世宗不問歐公以為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

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莫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唯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豈不知知恐當作以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各用中字釋之相與討

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密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大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孫，白楊。脩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白楊，受辛，辭字。乃絕妙好辭。曹操行，三十里方悟。歎曰：有智無智，校三十里也。

示喻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摘，見告幸甚。嘉近來尤覺昏惰無進

步處，蓋緣日前媮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由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為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踈脫處，都不蒙一掇擊，何耶。前日伯脩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處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為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塞已甚，不知能



復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  
承喻及味道堂記文惕然若驚比既敬諾安敢食言然須少假歲月庶幾賴天之靈或有少進始敢措辭耳金聲玉振不知當時寫去者云何近嘗思索更定其說始亦以為無疑矣比再閱之又覺有礙更望相與探討異時各出其說以相參驗亦進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近事久不聞春間龍會皆以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

外震懼而在廷無能將順此意者今其黨與布護星羅未有一人動茲堅在途亦復遲遲其行亦豈尚有及予之望耶倚伏之機未知所決雖在默叢竊不勝過計之憂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庶君

子之所急無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  
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  
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  
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  
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  
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  
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近日  
狐鼠雖去主人未知空其穴繼來者雖倍於前已去  
者未必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  
書適臣具貪充位而已其姦險者觀望迎合至謂天

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它未  
易以言旣也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涸涸遂爲縣中委以  
賑糶之役中間又爲隣境群盜竊發百方區處僅得  
無事今早稻已熟雖有未浹洽處然想無它虞矣對  
接事變不敢廢體察以爲庶幾或可寡過然悔尤之  
積打不過處甚多即以自懼耳自老兄南去日以爲  
念讀來書知志不獲伸細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  
友之責也夫復何言謹已移書漕臺且爲兄求一差  
檄來建邵到即又徐圖所處因此且可暫爲寧親之

計亦急事也今日所向如此但臨汀深僻王靈不及  
當愈甚爾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故誠不自揆乃蒙  
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  
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  
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  
如鷲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  
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  
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  
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  
之知此則知仁矣自老兄南去云云何公嘗調汀州  
上饒丞部使者鄭伯熊以郡事不

理概公佐其守公盡力補助而  
守顧不悅公即謝去此其時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  
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  
執經門下躬拾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拾未  
詳

拾致唐  
本作扣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  
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辨之書為之媿  
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竊承深  
以去親為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  
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  
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

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爲偷兒入室衣囊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

熹奉親粗遣官期已及再被堂帖趣行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失其故步學力未充深有此懼已遣書丐祠矣萬一不遂或義一行但單行非所安迎養又不便只此一節便自難處其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

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指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

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平日之容貌之疑行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喻旁搜廣引頗費

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為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

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着力耶去冬嘗有  
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老之此最直截竊觀累書  
之論似未肯於此加功也豈憚於費力而不為耶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  
心内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内而略夫外則是自  
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  
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做使心之全  
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  
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  
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

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  
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  
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  
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  
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  
覺矣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  
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  
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  
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

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潘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

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

而建山立之也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

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盛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却以見教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揔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  
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  
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  
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  
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

亦豈求中之謂哉程子答或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  
只用敬字纔說着靜便是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助長  
是勿助長叔京因程子此語而有疑問於先生其說  
不可考今以已意代說云程子不用靜字只屬學字者

之說入禪去耳靜不可廢也而引必有事焉為說竊  
恐有事則害於靜也且程子嘗以呂氏求中於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時為不可今以必有事焉為主敬存養  
工夫則是與靜時求中何以異乎以此為叔京問意  
而看先生答辭  
可曉然無疑矣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

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

親切之効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

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

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

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

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

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  
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  
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  
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  
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  
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  
沿詳使見歸著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  
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  
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日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

近日舍胡之弊不可不察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為正法當  
然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  
以下即陵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  
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  
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  
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  
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溫公伊川論  
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因廣

仲來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問而答之  
故與今所論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觀來教謂不知  
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  
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  
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  
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惡者  
本非惡此句便但過與不及便如此甚可駭謂之惡者  
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自何而有此人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私惟勿忘勿助者知之

答馮作肅

九中

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  
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益明而無  
穿尤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  
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示諭頗為他慮所幸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  
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  
久之須得力也

答連嵩卿

易實結縷未須論優劣但看百人謹於禮法不以死  
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

幸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  
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  
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  
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  
而不亡然非着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  
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  
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  
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  
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

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  
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  
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  
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  
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  
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論

答程允夫

洵先生  
內弟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謫矣至於銜  
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  
空言而已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

於空言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太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且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

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數貴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既舉但其辨足

以丈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已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已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論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析以往試孰看數適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干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第之木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論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艷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

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為道  
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謫則表裏皆謫豈可以析精  
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  
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  
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  
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  
則如青夫白白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  
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  
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  
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

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  
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  
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  
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  
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  
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  
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  
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舐禪學如大非閣  
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  
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

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回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疵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王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辟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設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

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博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閑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三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



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直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看得始知前

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蕕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務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斷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爲蘇所嗾

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  
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  
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入之情也

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末身及如此所論恐墮  
於釋氏之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  
將精神知覺做性字看也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  
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  
以至於極方為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

及近丈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  
也密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更然亦姑  
任之不能預以為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  
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啻當  
看得耳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  
千萬有以慰此懷也此學寂寥士女不肯信向吾弟  
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為之增氣更願專一  
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畏齋銘便是做工夫  
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  
竟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

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

留意也密院先生時為  
樞密院編修官

可欲之說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  
乎此語却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  
見之端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  
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  
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為須先  
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  
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齋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

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  
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  
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  
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  
如敬未者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  
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  
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  
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  
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  
鸛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

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鮮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所不宗派不知何人爲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于此者故也使此人而知此理則宜亦有所不暇矣無見於此則又何所依據而輕議此道之傳乎若云只據文字所傳則其中差互叢雜亦不可勝道今亦未暇泛論且以耳目所及與前輩所嘗論者言之圖內游定夫所傳四人熹識其

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醇亦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者皆建人而妄意其爲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骨規摹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似胡文定公蓋嘗深闢之而熹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真偽皆可覈矣胡公答神并語切中近時學者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也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其爲孝矣元祐之於熙豐固有所謂不得已者然未知當

時諸公之心如何若蘇公野花啼鳥之句得無亦有

幸禍之心耶

胡文定答神并語見淵源錄伊川下胡安國奏世

遺書載司馬溫公嘗問伊川先生欲除一人為給事中洵竊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避豈先生於此亦未能自信邪

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為不理會此等處

故多悔吝耳近正有三事可悔忽讀此問為之矍然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

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二者交相為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

而責彼也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

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

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功夫故此

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

滋味不長又緣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

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

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

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尊奉荅云講了便將來踐履

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莫此為報不能多

及餘惟力學自愛

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  
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為害尤甚不知這此邪見是壞  
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誠字得力  
甚善然知之亦已晚矣凡百就實事上更著力為佳

答黃子厚

銖先生少與同學翰墨全書  
多載其詩即所謂黃穀城也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為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  
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  
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不是下  
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

以有盡已為忠盡物為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  
然否却見論登山之興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  
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即請見過  
却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  
雨尤快心目也

朱子書節要卷之八

